



外国历史小丛书

丁建弘編写

蔡特金

商务印书馆

126

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編輯委员会

主編 吳 晗

編委 齐思和 朱庆永 刘宗緒 吳于廑 李純武

周 平 周谷城 陈翰笙 陈翰伯 徐景秋

张芝联 戚国淦 程秋原 黃紹湘 楊生茂

潘炳泉 鄭平章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助編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)

1962年7月初版 北京第1次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 $1\frac{12}{16}$ 印张·27千字

印数1—20,300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新 华 印 刷 厂 印 装

统一书号：(6)11017·134

定价(特)0.15元

外国历史小丛书

蔡特金

丁建弘编写



商务印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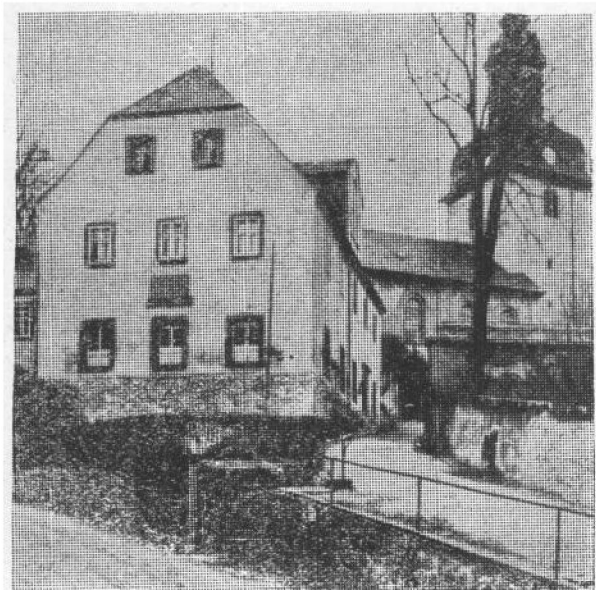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·北京

目 录

- 一 少年时代..... 3
- 二 走上革命的道路..... 7
- 三 流亡巴黎.....12
- 四 高举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旗帜.....20
- 五 社会民主党左派.....29
- 六 “敌人在国内”.....38
- 七 站在有生命力的地方战斗.....43
- 八 反对褐色危险.....49
- 九 伟大的一生.....52

一 少年时代

德国薩克森邦埃尔茲山脉前麓，有一座小小的村落——非德劳，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和牧场，小河从村前流过，風景美丽誘人。在这里居住的，除了少数几个富有的农民和手工业师傅外，其他都是貧穷的織袜工和家庭手工业者。



蔡特金的故乡非德劳村

1857年7月5日，德国偉大的女革命家克拉拉·蔡特金就誕生在这里。她的父亲哥特弗里特-艾斯納是本地唯一的乡村学校教員，他拉得一手好提琴，还充任教堂的乐师。母亲出身于来比錫一个开明的市民家庭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思想活潑，喜欢接触当代的文学和艺术問題。他們几乎对一切政治新聞都感兴趣，經常討論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問題。蔡特金从小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。

年幼的蔡特金很聰慧，考虑問題思路明确。父母希望她成为女教員。因此，父亲很早就让自己的小女儿学习教課和音乐。但是蔡特金喜欢在广闊的草原和森林中游逛。爬大树，跳大沟，捉迷藏，和壮实的男孩子打架。在孩子們的各种爭辯中，她总是中心人物。

同时蔡特金也非常喜欢讀書，往往讀到深夜。父母担心她的健康，把灯藏了起来，她就抱着书蹲〔dūn〕在壁炉旁借火光閱讀。这样拚命的讀呀讀，結果使得父母都很惊奇：剛剛九岁，她已經讀了歌德、席勒^①的名著和《荷馬史詩》^②；十一岁时，她已經閱覽了莎士比亚、拜倫和狄更斯^③的一些作品。蔡特金特別喜欢当时的

① 歌德(1749—1832)、席勒(1759—1805)都是德国偉大的詩人。

② 《荷馬史詩》是著名的古希臘民間史詩。

③ 莎士比亚(1564—1616)，英国偉大的詩人和劇作家；拜倫(1788—1824)英国詩人；狄更斯(1812—1870)英国小說家。

两部禁书，一本是《瑞士解放斗争史》，一本是《法国革命史》。她崇拜瑞士的勇士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英雄。她把这些故事改编成战斗游戏。在这些战斗中，这个身材矮小、富有活力的女孩总是充当同伴们的领袖。她曾经上百次地演过阿诺德·文克里特（他是为瑞士的自由和解放而献身的英雄）之死。

蔡特金对现实具有敏锐的观察力。她的同伴都是些穷苦家庭的孩子。他们唱的山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

“早晨土豆充充饥，
中午土豆白水煮，
晚上土豆带皮啃，
土豆土豆加土豆。”

为什么人有穷有富？为什么富人不做事吃得好穿得好而织袜工人却是那样苦？《圣经》上找不到答案，父母也不能透彻解答这些问题。幼年的蔡特金只能认识到这一步：“有些事情肯定是不对的。”

1870—1871年发生了普法战争。普鲁士打败了法国，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。资本主义开始在德国迅速发展。菲德劳村的人也开始流往城市，因为那儿需要大批的劳动力。为了使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，1871年末，艾斯纳带着全家迁到来比锡，那时蔡特金才十五

岁。

来比錫是当时德国的文化和工商业的中心，最先接受外国文化，因此，德国人称它为“外国地”，科学、艺术、教育和出版事业都很发达。到来比錫之后，父亲要蔡特金考一个有名的师范学校。可是她却把时间花在戏院里。她对《浮士德》、《哀格蒙特》^①、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奥赛罗》^②着了迷。母亲忧虑地把这种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奥古斯特·施密特女士。施密特是一位有才干、热情、颇具名望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家和教育家，她赏识蔡特金的天赋，允许她在她办的师范学校里受免费教育。从此，蔡特金就开始在这个民主思想很浓的学校里学习。

她在这里住了四年，读了不少书，学识上有了不少的长进，特别在外国语方面，显得很有天才，但她从不炫示自己的才能。她爱幽默又富于思考。每次和教师一起散步时，总是留意街上的卖报孩子和乞丐；在戏院里，她仔细观察那些盛装的高贵妇女，她觉得世道太不公正了，难道饥饿和贫困也是命定的吗？蔡特金拿这些问题去请教校长施密特，施密特却开玩笑地把她叫做“世界改造者”而避开这些问题的答复。

① 《浮士德》、《哀格蒙特》是歌德的著名剧本。

② 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奥赛罗》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剧本。

有一次，她偶尔看到社会民主党出版的一些报纸，在报上她第一次读到了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。从那时起，她开始注意地读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传单和小册子，读这个党的领袖奥古斯特·倍倍尔以及威廉·李卜克内西的演说词。工人阶级反对统治者的大无畏声音使她兴奋得往往彻夜不寐。解决贫困的出路在她思想上渐渐明朗化了，那就是必须改变社会制度。她开始热烈地拥护社会主义。“她拥护社会主义理想时，热情、机智而明确，但有时也闹得相当不愉快。”——施密特学校的教师后来曾这样回忆这时期的蔡特金。

二 走上革命的道路

1878年，蔡特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女教师的考试。母亲和施密特校长都带着骄傲和兴奋的心情拥抱她，说她从此会有一个“锦绣前程”。但是蔡特金却决定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人和穷苦的农民。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，她结识了一群俄国的流亡者和大学生，因为她的一位俄国女朋友瓦尔瓦拉说，这些人能够帮助她。可是蔡特金很快就发现，这些年轻的、无组织的俄国人，虽然不停地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，朗诵革命诗句，咏唱怀念祖国的伤感曲，却缺乏

真正的實踐力量。一天晚上，她和他們一起去參加社會民主黨的一次公開集會，她第一次接觸到德國工人，而且驚異地聽到，工人把“鐵血宰相”俾斯麥——當時被資產階級捧上天的“民族英雄”——叫做“屠夫”，說他害怕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。這種勇敢的行為和言論給了蔡特金巨大的啟發：偉大的力量存在於有組織的工人當中。

當時，蔡特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多半是感性的。自這年秋天遇見俄國革命家歐西勃後，她才踏上科學的社會主義道路。歐西勃是一個俄國的流亡者，高高的個兒，有着一對深沉的灰色眼睛。他和前面那些俄國人不同，他根本不相信幻想和美麗的言辭能夠改變世界，他把改變世界的原動力寄托在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動上。名義上他是一個木匠，實際上是一個革命者。他幾乎每一分鐘都在精心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。他很喜欢蔡特金，因為她有革命的抱負和堅毅的性格。他介紹她讀《共產黨宣言》和馬克思、恩格斯的其它著作。蔡特金得到這些盼望已久的書籍後，就如飢似渴地讀起來，一遍，二遍，三遍……，一直到她自信已經讀懂了才肯罷休。從幼年時就存在的疑竇，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。她懂得了什麼是剝削，什麼是剩餘價值，什麼是窮人的真正出路。

欧西勃常带领她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集会，听威廉·李卜克内西的报告。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清一色的男人中间，而且热情地参加讨论，当时是非常罕见的。所以有的同志不禁开玩笑地问道，这位小姐究竟想在这儿寻找什么？

母亲强烈反对女儿接近社会民主党人，把她锁在房里。施密特女士还用威胁性的口吻对蔡特金说，如果她不和那些“下贱的破坏者”脱离，那她就和她一刀两断。但是蔡特金坚定的政治信仰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感情，她含着泪激动地对施密特说：“我不能违反我的信念。”就在这一年，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。

蔡特金是在暴风雨的年月里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。

1878年10月，俾斯麦在国会中通过了所谓“反对社会民主党违反治安的法令”（又称“非常法”），他企图用恐怖手段镇压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活动。根据这一法令，工人的组织被解散，工人的报纸被封禁，工人领袖或被监禁，或被驱逐出境。党被迫转入地下。困难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没有吓倒蔡特金，为正义和伟大事业而斗争的意识巩固了她的信念。她接受党交给的任务，为“非常法”的受害者募钱，以便接济流亡者和他们的家属。蔡特金每天挨家逐户、楼上楼下跑个

不停。当她捐到錢时，就欢欣地把自己的微小的成績告訴俄国朋友們。

为党工作是义务的，蔡特金必須找一个职业。她当了一家工厂主女儿的家庭教师，利用有限的空余時間繼續为党工作。

蔡特金非常喜爱自己的教师职业。她以自己学到的新知識，結合动人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学生，有时还讲給僕人、厨师、看門人听，她并没有意識到这样做也正是在战斗。可是那个腦滿腸肥的主人却察觉到这一点，要她馬上停止作这种“革命的煽动演說”。她和主人之間的冲突越来越多。一天，当主人十分粗暴地驅逐一群請他帮助的穷人出屋时，在場的蔡特金十分憤慨，她冲到他的跟前說，如果群众激怒了，要把他吊在天窗上的話，她决不为他求情。主人立刻把她解雇了，她只好另謀生計。

1881年，根据“非常法”条例，来比錫宣布戒严。第一批逮捕者中就有欧西勃，后来他被逐出德国。在一个黑暗的夜晚，蔡特金把他一直送到国境綫。她的这位最初的政治导师和亲密战友的形象，已經深深銘刻在她的心里。

不久，蔡特金也离开了德国，因为她也有被逮捕的危險。她开始在奥地利，后来在意大利当家庭教师。

1882年夏天，由于瓦尔瓦拉和其他朋友的相邀，她来到了瑞士的苏黎世——傳奇英雄阿諾德·文克里特的故乡。

在美丽的苏黎世，当时集中了許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，党的机关报《社会民主党人》就在这里出版，并从这儿秘密运入德国。在恩格斯的帮助和批評下，这份报纸具有鮮明的无产階級性质。开始，蔡特金参加报纸的編排工作，后来由于需要，她成了尤利烏斯·莫特勒的助手。

莫特勒是秘密运送《社会民主党人》报的领导者。这个人具有超人的机智，杰出的組織才能和商人特有的交易能力，凭着这些，他才能和警察厅、稅务厅、国境巡查所以及德国派来的密探周旋自如，在艰苦斗争中开展了工作，并且成功地把报纸运入德国。同志們把他叫做“紅色战地邮政局长”。开始，他对这位助手不免有点顾虑：一个年輕姑娘，又没有为党工作的經驗，行嗎？但是蔡特金的工作才能和热情很快使他感到滿意和惊異。她工作敏捷，性格頑强。她帮他四处通訊接綫，解答各种各样問題；帮他包扎报刊，秘密发送，处理得井井有条。在这一种政治鍛炼中，她日益克服了好心的輕信。她已經能够很快嗅出誰是特务和密探，并且想法捉弄他們，要是捉弄成功了，她便乐得哈哈大笑

笑。有时，她也来到国境綫上，帮助同志們偷运报纸。在这种危險的环境里，她常常用这样的詩来鼓励自己和同志：

“要不把生命作孤注一擲，
就不能获得生存！”

三 流亡巴黎

1882年11月，蔡特金移居巴黎。在那儿，她与欧西勃結了婚。

夫妇俩住在蒙馬特尔区的一間狹窄而又阴暗的房子里，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。欧西勃靠翻譯和写文章得来的报酬，还不够养活一个人。为了維持家庭生活，蔡特金就試着做一些临时的翻譯工作和教課。两年后，他們有了两个男孩：馬克西姆和柯斯加。小家伙給家庭带来新的生气，但也增添了貧困和忧愁。为了应付分娩和孩子的用度，蔡特金日夜地工作，她努力翻譯，去图书馆閱覽，教課，料理家务。她自己說，在第一个孩子即将临盆时，每天还必須上下楼梯五十次。

家里缺少最必需的家具。有时还得挨餓。一块硬馬肉和面包是难得見的“奢侈品”。他們沒有錢买衣服，后来連仅有的一点家当也送进了當舖。蔡特金自



流亡巴黎时的蔡特金

己只能披着一个大披肩，遮盖里面的破衣服。付房租的日子往往是最可怕的时候。因为他们往往付不出房租，终于房东把他们赶了出去。夫妇俩各人手中抱着

一个孩子，坐在市中心公园的长凳上忍受着无家的痛苦。幸亏得到别的俄国流亡者的帮助，才没有在公园里过夜。欧西勃问他的妻子：“你怎样想？”蔡特金笑了笑说：“我想这样才能把我的根扎到无产者当中去”。确实，蔡特金是感到骄傲和幸福的。她和欧西勃的结合，首先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坚决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基石上的。现在她亲身经受了无产者妇女的生活和痛苦，使她把自己的工作和作为一个无产者母亲的义务结合在一起，她更坚决地投入工人阶级战斗的行列。

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巴黎，是国际流亡者的集中地之一。在这些流亡者当中，有乌托邦分子、无政府主义者、改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，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展开论战。蔡特金加入俄国流亡者小组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团体，她和丈夫一起，在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当时，她经常参加激烈的争辩，热情地发表意见，只是还没有登台发言。

蔡特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从早到晚，每一分钟都排得满满的。她要参加政治活动；要学习理论；要料理家务。深夜，她还必须坐在灯下帮助丈夫撰稿，因为欧西勃当时是《社会民主党人》报驻巴黎的通讯员，同时是维也纳《平等报》和柏林《人民论坛》报的通讯员，他忙不过来。蔡特金写文章有一个准则，就是要做

到透彻钻研，思想明确。每写一篇文章之前，总要化很多时间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，掌握文章中的思想和伟大的实践力量。她还经常跑到穷人区访问。她非常了解圣·安东尼(巴黎穷人窟)一带那些阴暗潮湿的出租房子和它们的主人。因此，她的通讯——虽然常用丈夫名义发表——总给人一种清新、鲜明和逼真的感觉。这些文章表明，她具有卓越的政论家才能。

在巴黎流亡的几年中，蔡特金不仅为自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，而且与法国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八十年代，法国工人运动逐渐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恢复过来。工人党和工会都已经建立起来。罢工和政治斗争又开始使资产阶级老爷们心惊肉跳，蔡特金夫妇参加了法国工人运动。他们结识了许多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，像工人党领袖盖德、《国际歌》的作者鲍狄埃等。蔡特金和拉法格夫人劳拉(马克思的女儿)就像姊妹一样。当时，法国工人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盖德派与改良主义派(被人称为“可能派”)的斗争非常尖锐。为了帮助盖德派争取群众，蔡特金和劳拉商量办一份报纸，因为报纸是影响群众十分有效的工具。这个建议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。没有多少日子，《社会主义者》报出版了。蔡特金和劳拉对于这个“襁褓〔qiǎng bǎo〕中的婴儿”真是关怀备至。每天，她